圆桌讨论：美国在全球建立生物实验室，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约束？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5-2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7884&idx=1&sn=fbb1ae06752f8701d685e9cc7e2c0bfe&chksm=8bb0176dbcc79e7b4264ce4c91b150c6084591e14c371a9c26f0e6625b0f4d05299d03eafe1c&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王小理  |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研究员

主持人何婕：美国的全球生物实验室数量很多，336个，分布在49个国家和地区，分布面也很广。有一个问题我挺感兴趣，我想先听小理老师给我们做个解读，美国这么多生物实验室分布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它有没有分布上的规律？

王小理：美国的海外的生物实验室的数量确实非常非常惊人,如果要是从它的一个功能上来看的话是有几块的：第一块就是维护它的海外军事活动，提供卫生保障。第二种就是它的所谓的“科学技术合作中心”，比方说在乌克兰和中亚的一些区域，大家可能关心的是这些具有特定目的的一些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有官方挂牌的。在美国传统的盟国，比方说东南亚一些区域，这些实验室在“冷战”期间就建立了，包括东南亚柬埔寨金边，包括在非洲，在南美这些区域，包括在德国、中亚和韩国，这些实验室从它的分布规律上来看的话，和美国的一些重大的军事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主持人何婕：那也想听听张老师的观点，有特殊目的的这些生物实验室它是不是美国地缘政治整个战略当中的一个部分？

张维为：对，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冷战”之后，美国是“一超独大”，这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政治学经常讲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没有一个国家来制衡美国的时候，或者没有一批力量来制衡美国的时候，美国就为所欲为了，它就越来越多地超出原来的一些做法，开启它的所谓“创新”了。那么毫无疑问，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前苏联共和国成为美国的重点布局的地方，同样美国也聚焦中国。最近曝出来的韩国釜山美国生化实验室的风波，有炭疽病毒，还有一些其它项目，韩国老百姓抗议，毫无疑问，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的布局比较多。



2022年4月5日，韩国民间团体和大学生在韩国釜山的美军基地附近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事演习，要求关闭釜山港美军基地内的生物实验设施。李相浩摄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主持人何婕：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目前这种状况真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约束美国在这方面的行为吗？

王小理：我先谈一点吧，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这样的力量还是存在的，首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冷战”这样的大环境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公约，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当时有主要几个力量，一个是科技和平的力量，另外是大国制衡的因素，这是两个因素，如果我们经过21世纪之后来看的话，这两个因素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因素还在。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这也是对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一种制衡。另外一种制衡力量，BWC（《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作为一个制度建构，只要美国没有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制度上的约束。同时，美国本身社会的各种分化也是存在的，美国国内对美国军方发展生物武器也是有强有力的制衡的。如果他们的诉求，特别是发展生物武器这种诉求，一旦被美国的其它的社会群体注意到的话，也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制衡。一旦曝光之后，美国这种所谓的发展生物武器的事业的追求，就会受到很大的遏制，这个也还是有几方面的制衡力量的。

主持人何婕：好，刚才小理老师说像BWC，就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它作为一个机制安排，对美国应该有所约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又拒绝多边核查，拒绝国际社会的追问，一旦追问，它来个不回答、不回应，全面否认，事实上它所做的事情也就成了一个“闷包”，除了它有限释放出来的信息之外，你很难真正去了解它里面到底做了哪些其实已经触碰底线的事情。

张维为：我想这也是我们讲的要从单极的国际秩序走向多极的国际秩序，多极化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现在对美国一个重要的制衡，我想一是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二是人民的力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它有个什么好的地方呢？就是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比方说美国非常关心“反恐”，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它需要国际合作，达成协议，需要大国的合作，这个时候既然是国际谈判，那么你不合作，很多事情也无法做到，所以这意味着就是不同的大国可以提一些条件，甚至施加压力，这就是多边国际外交、多边外交谈判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人民的力量，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美国许多生物实验室在美国国内造成很多的问题，我们从各种渠道都看到各种各样的资料，许多是非常严重的泄露事故，只是美国主流媒体到现在为止很少报道。随着国际民间力量，国际社交媒体，包括中国人民的声音等等，随着各国人民都不断地提出问题，我想美国最终可能会受到一定制约。

主持人何婕：对，刚刚张老师说，在国际社会要引用多边力量，其实这个多股力量当中美国国内的反对也是力量之一。之前我们有节目曾经讨论过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我们仔细地分析了一下美国历次的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它。那在美国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它自己国内也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实验室里头，这背后是不是也有极大的一个推手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我想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的党派之争，现在你看光是在乌克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参与了这些项目，包括他的基金会参与的项目，使反对拜登的特朗普阵营觉得抓到了有力的证据。现在美国国内党争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跟过去不完全一样了，双方都希望把对方投入监狱，这客观上也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美国在海外的生物军事活动，把这些实验室的一些活动进一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民众更多地了解过去许多被隐藏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小理：我想补充几句。我是做生物科技与安全领域的政策研究的，军工复合体，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美国生物领域的军工复合体可能正在快速形成。这样一个判断有几个理由，美国二战之后发展生物武器的一个比较里程碑的事件，当时陆军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就是后来的默克公司的老总，他们当时是提出来，美国需要发展生物武器。从这个军工复合体的性质上来看，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军方和医药企业已经有比较深厚的合作的机制存在了。

主持人何婕：或者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

王小理：是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话，从1978年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美国生物医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还是比较深度地，深入美国的生物国防事业的。美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力量也非常强大的，它甚至有可能把资本的力量也引进来。我们看到一个材料，就是在乌克兰他们有把传染病是否发生这样一种概率和资本市场对接起来，是否发生传染病，资本市场可以看涨看跌，它就通过这样一个海外的平台把资本的力量，把军事、军方，把科技的因素都引进来，都引进到这样一个平台。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说，全球公共卫生有了金融加持，但是如果从负面的因素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机制，它实际上可能会引入更大的一个风险。国际社会还是需要对这方面进行关注的。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与人为善，一般很少把别人想得很坏，实际上你看生物武器，我们中国人过去不那么了解，也不那么熟悉，特别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过去远远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但西方社会这些问题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我记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讲的是在日内瓦的一个生物实验室遭到恐怖主义袭击，所以在那个时代，像这种生物武器的题材，在国外、在西方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现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过程，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太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物安全等等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

主持人何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话题必须要讨论，而且它是个非常严肃的，我们必须要学会去认识它，去解读它，去把握它的重要性所在。那这样，我们再引入线上的观众一起来参与讨论，看看他们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再请两位专家不断地给出解答，好不好？我们引出第一位在线上的观众。

**是否有法律能约束美国在**

**世界各地建生物实验室？**

任宇祥：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与国际法治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我叫任宇祥。我想提问的问题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相继被曝光后，有没有相关的国际法律能够对其进行约束，会不会影响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谢谢老师。

王小理：国际社会现在是有一些这种公约的，前面提到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1540号决议，这个决议对国际生物军控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制衡的。至于你提到是否会影响美国和它盟友的关系，我认为影响的力度不会太大，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刚才提到了，美国在49个国家和地区有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能够在这些地方落地，本身就表明美国和它的生物实验室所在国，很大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比较高层次的政治合作也好或者战略合作也好，这次乌克兰这边反映出来的问题，大家也看到报道，就是直接的乌克兰这边的一些生物材料甚至送到德国的，说明这些整个的美国在全球构建的这种生物实验室网络，它们之间，美国从顶层设计上是有分工的，但是不同区域、不同的实验室有不同的侧重，这些生物实验室所在国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或者说一定的容忍度的。

主持人何婕：所以小理老师刚才说，其实允许美国去布设生物实验室的一些盟国，它至少在政治层面对这个事情大多是有认识度，同时也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同时也有相当的容忍度。好，也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请出第二位，在线上参与我们讨论的观众朋友。

**我国如何构建**

**生物安全防护网？**

王亚琪：好的。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王亚琪，是一名公共卫生专业的研究生。我们都知道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在当今的这种局势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政府和社会层面构建防护网，防止这种相关的生物安全事故的发生？

王小理：好的，谢谢您的非常有价值的问题。生物安全防御网，我的理解您可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到很多方面，如果从生物安全这个体系来看的话，可以在几个方面发力，第一个是检测，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检测的流程方面，公共卫生领域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另外在病毒的消杀，在整个的疫苗的接种和疫苗整个配送环节，公共卫生领域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其实公共卫生可以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我可以建议的几个方向，比方说我们未来在疫情的预测方面是不是可以有更高端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让我们把握整个疫情发展的趋势和疫情发展一些特征。另外一个方面，新冠，以前的SARS（非典），这些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里面蕴含了很多的情况，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复盘，从而用于指导我们未来的一些重大的实践的。还有一个方面，国际公共卫生和法律这一块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我注意到这个领域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包括我们总书记提出来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块，从这个概念到我们下一步的继续往前推进，需要我们人才，需要我们资源重新再配置，这块公共卫生可以发挥的空间非常大，我们是做自然科学的，生命科学和公共卫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供您参考。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同学学公共卫生专业，从这次疫情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专业的需求巨大，前途无量。怎么保证我们的境内的生物安全，包括入境的检疫，还有很多普及的知识，可以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意识到国家的生物安全是多么重要，我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好，我就补充这些。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谢谢您。

好，这一集节目你看我们一开始从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开始，我们聊到生物武器，再聊到生物安全，我发现其实我们对于广大的可能对这个领域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来讲，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认知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把握它。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么一个重大的命题要引起足够的关注，我们越是能够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就越是能够早地形成来应对它，保护我们自己的办法。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大家参与我们讨论，下期节目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5月16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